

鸡皮疙瘩 Goosebumps™

系列丛书

丛林奇遇·雪域怪兽

肖显志 许迎坡 著



胆大的翻开
胆小的走开

重庆出版社

鸡皮疙瘩 Goosebumps™
系列丛书

CONGLINQIYU · XUEYUGUAISHOU

丛林奇遇

雪域怪兽



肖显志 许迎坡 著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丛林奇遇·雪域怪兽/肖显志 许迎坡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ISBN 7-5366-4847-2

I. ①丛…②雪… II. ①肖…②许… III. 儿童文学
- 中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1240 号

鸡皮疙瘩系列丛书

丛林奇遇·雪域怪兽

肖显志 许迎坡著

责任编辑 杜虹

封面设计 吴庆渝

技术设计 聂丹英

插图 郭宜 周颖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25

字数 162 千 插页 12

2002 年 6 月第 2 版

2002 年 6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366-4847-2/I·938

定价: 13.80 元



目 录

1 噩耗.....	1
2 木棉花旅店.....	5
3 啊,蒙汗药	11
4 被困淘金沟	17
5 以牙还牙.....	23
6 端掉黑窝	30
7 丛林里的村寨.....	36
8 小矮人跳舞.....	43
9 面包树.....	52
10 金块救野牛	59





11	猪笼草吃树蛙	64
12	神奇的接骨草	74
13	再也不偷猎了	79
14	榕树上的搏斗	85
15	产大米的树	95
16	自相残杀的巨蜥	101
17	这就是吃人树	105
18	缠住他们,缠住!	109





1 噩 耗

宫教授接到一封电报,上面只有一行字:

龙德先生 6月3日于爪哇肯巴岛死于吃人树

这封电报发自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看着这行字,宫教授如霹雳轰顶,眼前顿时天旋地转,一片漆黑……

龙德教授是宫教授的老朋友。10年前他们就相识了,那时宫教授刚刚迈入大自然探险的行列。那是一个夏季,宫教授只身到鄂西北与川陕交界处的神农架探险,在巴东山区的原始森林里迷路了,走了三天三夜也没走出去,又饿又累,还患了感冒,发着高烧。宫教授浑身没一点儿力气了,靠在一棵槭树干上喘息。

太阳转向西天,地面渐渐暗了下来,森林深处不时传来野兽的吼叫。宫教授昏昏迷迷的,一合上眼睛就睡着了。

这一夜,宫教授侥幸地逃过了野兽的袭击。第二天太阳升上树梢时,他醒过来,揉揉眼睛想站起来,但眼前一片模糊,身体失去平衡,一个趔趄摔倒在厚厚的枯叶上,又昏迷过去。





等宫教授睁开眼睛，见眼前站着一位看上去要大他十来岁的汉子，一双眼睛正注视着他。“终于醒了。”那汉子喃喃地说。

“你、你是？……”

那汉子回答：“噢！我叫龙德，是来探险的。你也是探险的吧？”

宫教授用手支撑着地抬起身子：“是的。我叫宫天昊。”龙德说：“宫先生，你患丛林暑病了，很危险的。不过，我给你吃下药了，下午就能走。”

宫教授感激地说：“谢谢你！龙德先生。”

宫教授病好以后，便和龙德一起深入神农架原始森林。分手后他们经常通信，交流探险的经验和成果，有时还结伴出去探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如今龙德教授死了，宫教授怎能不悲伤呢？

宫教授呆呆地对着电报静坐了半个下午。

宫教授的儿子宫克放学回家，见爸爸拿着一纸电文在那里发呆，就踮着脚尖悄悄走到爸爸身边，目光探过去扫了一眼那张纸，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

宫克从爸爸那里认识了龙德教授，也和我们一起探过险。“这是真的吗？”他默默地摇头。龙德教授知识渊博，经验丰富，是一位很有名气的科学探险家。他待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态度谦和，很好交往。宫克只跟龙德教授和爸爸去了一次大兴安岭探险，就对龙叔叔产生了深深的感情。龙德教授的遇难，让宫克好难受，他喉咙发哽，鼻子一酸，低声啜泣起来。

宫教授发觉身后有动静，回头见是儿子，他看看手中的电报，叹口气说：“龙叔叔献身大自然保护科学研究事业，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爸爸，”宫克抹了一下泪水，“难道世上真有吃人的植物？”

“龙叔叔的死，也许证明世间有这种东西。”宫教授寻思一下说：“我在资料上见过吃人的植物，它就生长在印度尼西亚的肯巴岛，是多年生类似垂杨柳般的木本植物，叫莫柏。”

宫克骂道：“该死的莫柏！”

宫教授站起来，踱了几步，停下来问儿子：“学校快放假了吧？”宫克说：“还有一周呢。爸爸，我们要去肯巴岛么？”

“是的。我们要去找吃人树。”宫教授发誓说：“哪怕是找到天边，也要找到它！”

宫克冲爸爸攥攥拳头，说：“一定！”

放假前的这一周，宫克抓紧时间翻阅资料，在《南美洲奇异植物》这本书中，他找到这样一段记载：

南美洲的巴西南部巴雷奎亚河两岸，生长着一种高达3米的灌木，名叫亚尼品达。这种树的枝杈上长满尖利钩刺。其他植物的刺不会主动朝人和动物进攻，而亚尼品达却不然。如果动物或人在森林里不小心碰上了它，要是躲避迟了，它带有钩刺的枝条就好像有感觉似的，“呼”地朝你围拢来，刺破动物的皮毛，刺破人的衣服，让你皮肤开裂，鲜血直流。要是没人来及时营救，就会一命呜呼。

“太可怕了！”宫克默默地对自己说，“莫柏也是这样吃龙叔叔的吗？是该去看个究竟！”

学校放暑假了。

宫教授把一张画好的路线图给儿子看：“我们先走陆路，再走水路。”

图上标明，他们要从昆明出发，跨过澜沧江进入缅甸境内，然后再顺萨尔温江而下，直往南行，横跨缅甸，进入新加坡港口，





再乘船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

“路线真长啊!”宫克说。

宫教授的手指在路线上划了道弯曲的线,最后指着终点说:“印度尼西亚是由三千多个岛屿组成的,被称为‘千岛之国’,位于亚洲东南部,跨过赤道,面积有190多万平方公里,森林覆盖面积63%还多。哦!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海岛国家。”

“爸爸,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宫克真是迫不及待了。

“明天就起程!”宫教授挥了挥手。

他们没料到,刚走到西南边境,就差点被“吃”了,不过,那不是树……





2 木棉花旅店

宫教授父子深入西南边疆的第三天,夜幕降临时,他们进了一个小镇。一位卖香蕉的老人告诉他们,这儿叫菠萝镇。

这时菠萝镇上的灯光已和天空上的星星遥相呼应了。与北方城市不一样的是,这里的灯光总有好多飞舞的昆虫包围着,远远望去就像乱蹿的萤火虫。

宫教授在“木棉花旅店”门前停住脚,回头看了一眼儿子,说:“就住这家吧!”

父子俩进了旅店,一个胖女人迎上来,一笑,脸上的肥肉就一抖。她说:“欢迎二位到小店住宿。快坐,坐!”

胖女人把宫教授父子俩让到沙发上,倒了两杯水递过来,拿眼角余光瞥了一下父子俩的背包,问:“是常住还是过路?”

宫教授喝了口水,说:“路过。”

“我们就住一宿。”宫克端着水杯没喝,目光不经意地一扫,发现有一双眼睛在门缝里盯着他们,不觉得心头一噤,脑海里闪现出《水浒传》、《七侠五义》等古书中描写的情形:二人进得店来,小二招呼让坐,手持一块抹布擦了桌子,道:“酒、肉二位要多少?”客人要了酒肉,店小二随即将酒肉端来,将两个盅子分与二





人,道:“这可是上等好酒,客官请慢慢享用。”谁知,二人才喝了一杯酒,就觉得头晕目眩,扑哧一声跌倒……

那双眼睛可能发现了宫克的目光,急忙将门缝关上了。宫克悄悄拉了拉爸爸的衣角,低声说:“我们到别的店住吧!”

“为什么?”宫教授不解地问儿子。“这里……”宫克见胖女人正瞅着他,就把话咽了回去。

“在这住吧!反正就是一宿。”宫教授冲胖女人说:“老板,多少钱一宿?”

胖女人说:“不贵,20元。干净又宽敞,还有淋浴、彩电,舒服着呢!”

宫教授说:“就住在这儿吧。”宫克见爸爸决定了,没再说什么,和爸爸随胖女人来到一个双人房间。开了灯打量,屋子里还真干净。

胖女人把彩电打开,图象效果还行。“冲澡的话,就在你们对门儿那屋。”她说着转身出去了。

宫克等那个球状大屁股晃出门后,才冲爸爸警惕地耳语:“爸爸,我们可要多加小心呐!”

“多加什么小心?”宫教授朝窗外看了一眼,见对面是一个派出所,门口亮着一盏红灯,就说:“你以为这是古书里写的那种黑店吗?”

“出门在外,小心为好!”宫克有点生气了。“好了好了,浑身臭汗,快冲冲澡去。”爸爸放下背包,扇着衣襟对儿子说。

“太热了。”宫克把背包扔到床上,“咦,这屋子里没有电扇!”

宫教授这才发现,果然没有电扇,感到很奇怪:炎热的南方,旅店怎能不准备电扇呢?

“没空调就算了,没电扇怎么行呢?”宫克嘟囔着往外走,可





刚到门口突然尖叫起来：“啊——”

宫教授惊得身子一抖，忙问：“怎么了？”宫克吓得连连后退，脚下被什么东西一绊，扑通一声摔了个倒仰。

“噢……”宫教授朝门口望去，见门楣上垂下一条蛇，正翘着头吐着信子看着他们。“宫克，别怕，是条无毒蛇。”

宫克这才爬起来，定神看去，见那蛇椭圆型的脑袋，脖子、身子和脑袋粗细差不多，更主要的是没有尖尖的牙齿，足以证明确实是一条无毒蛇。他松了口气：“不管有毒无毒，房子里头冷丁爬出条蛇来，真吓人！”

宫教授笑了，望望窗外，说：“你看，榕树冠都快把房顶罩住了，蛇肯定是从树上爬下来的。”

宫克把身子探出窗外，看到一棵巨大的榕树就长在旅店的后面，树冠如一朵乌云盖在屋顶上。“哇！好大一棵树啊！”他感叹一声，冲爸爸一吐舌头。

“快把窗子关上。要是进来蚊子，今晚就别想睡了。”宫克赶紧把窗户关严了，可还是有好几只个头不小的蚊子飞了进来，在屋子里嗡嗡嗡嗡地乱飞。



“吸血鬼，找死呵？”宫克嘴里叨咕着，拿起扫床的笤帚就打。一阵追打，那几个蚊子成了亡命鬼，再也哼不出声来了。

“快冲澡去吧！”爸爸催促儿子。

宫克很快就冲完澡回来了。“那水好凉啊！”他抹着脸上的水珠儿冲爸爸说：“爸爸你也去吧！”

“你别乱走动啊！”爸爸临出门叮嘱儿子一句。“我在屋子里看电视。”宫克说着上了床，电视里正演香港警匪片，挺刺激，挺过瘾。

“小兄弟，你们吃什么呀？”胖女人没敲门就进来了，她身后



跟着一个瘦猴儿般的男人。宫克打量那男人，觉得他的眼睛就是在门缝里偷窥的那一双。于是，宫克警惕地说：“等我爸爸回来再说吧！”

胖女人说：“一会儿灶可要熄火了。”

“不吃就是不饿。”那个瘦男人在她身后嘟囔一句。

这功夫宫教授进了屋，问：“老板娘这是……”胖女人：“我给你们炒两个菜，煮两碗面条。”

宫教授点头说：“可以。”胖女人刚要转身离去，宫克叫住了她：“我说老板娘，你们屋子里头……”他环顾一下，“没有蚊帐，也没有驱蚊器，我们夜里还不被蚊子给吃了啊！”

胖女人笑了，说：“吃不了你们。”

“蚊帐呢？”宫克问着，往她身后瞥了一眼，那瘦猴男人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

胖女人说：“这好办！你们放心就是了。”宫克有些急了：“你这里什么也没有，让我们怎么放心哪？”

“肯定不会让蚊子咬你们就是了。”胖女人说着耸耸肩，扭动着大屁股出了屋子。

门关上了，宫克嘴巴凑到爸爸耳朵边，低低地说：“爸爸，你看到那个瘦男人没有？我看不像是好人。”

宫教授不介意地说：“刚到生地方，你是太紧张了。”宫克仍然坚持：“不！我相信我的直觉。”

“看人不要光凭感觉。”

宫克辩不过爸爸，只好不再开口了。

这顿晚饭没吃出什么问题。可让宫克感到疑惑的是那个瘦猴男人还是躲在角落里朝他们偷偷窥视，那双贼光光的小眼睛让他心里发毛。





回到房间，宫教授逗儿子：“店家没往饭里下蒙汗药吧！”

“哎哟！我、我……”宫克装作头晕的样子，身子歪歪斜斜地在房间里走几步，扑通一声倒在床上：“我中了蒙汗药了……”

宫教授笑了起来，伸手胳肢儿子的胳肢窝，“让爸爸给你吃一副解药。看你起来不起来。”宫克被爸爸胳肢得大笑不止，在床上打滚。

“哟！床要被你给弄塌的。”胖女人又不敲门就进来了。宫教授停止了与儿子的打闹，问：“有什么事吗？”

胖老板举起手中的小瓶子，说：“你们不是怕蚊子咬吗？把这个抹上，蚊子就不敢咬了。”

宫克凑过去看，那是个小玻璃瓶，长长的脖颈，大概是装花露水的。里面有半瓶油状的液体，散发出一股浓郁的香味。他问：“这是什么呀？香水吗？”

胖老板晃晃瓶子说：“这是驱蚊精。你们知道山胡椒树吧，把山胡椒树的叶子晒干，点着，就能把蚊子给熏跑。这是山胡椒籽儿榨出来的油，抹在身上，就是再凶的蚊子也不敢上前了。”

“真有这么灵？”宫克看这胖女人怎么像卖大力丸的，就眨着眼睛问。“不信？先试试看嘛！”胖女人打开瓶盖，一股更加浓烈的香气散发出来。

宫克一下子想起武侠小说中描写的片断：“一股香气飘散过来，大侠一闻就觉得头晕目眩，扑通一声跌在那里”，就警惕地把鼻子捂上，急慌慌地说：“快拿开！拿开！”

瘦男人的目光在门缝那儿又一闪。

“你这孩子……”胖老板往手心倒了些驱蚊油，一把抓过宫克的胳膊，胡乱地抹了抹。宫克挣了挣，没挣脱。

等胖老板抹完，宫克抽抽鼻子，头没晕；眨眨眼睛，也没目





眩，才放下心来。

“你们不买两瓶吗？”胖老板把那小瓶放在桌子上问。

“多少钱一瓶？”宫克怕她诈人。“不贵，才十元钱。”胖老板伸出满是肥肉的手，张开五指翻了一下。

宫教授连说：“不贵，不贵！”

“好了，你们休息吧！”胖老板转身出了房间。

宫克打开电视机，里面还是香港警匪片。宫教授也抹了驱蚊油，看看手表时候不早了，就说：“宫克，别看了，早些睡吧！”

宫克不情愿地关了电视机，刚躺到床上，忽然又下床把窗户打开。

“宫克你怎么……”爸爸指指窗子。“我要看看胖老板的驱蚊油灵不灵。嘻嘻！”宫克在搞试验。

“快关灯！”爸爸催促儿子，他怕蚊子扑亮光而来。宫克坚持说：“把灯关了，蚊虫进不来，驱蚊油就试不出来了。”

“真拿你没法子。”爸爸说着用被单蒙住头，自顾去睡。

开着灯，开着窗户，蚊虫在窗前飞来飞去，就是不敢往屋里飞。嘿！这驱蚊油还真灵呐！

宫克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

他没关灯，可不知为什么，电灯自己熄灭了，房间里顿时一片漆黑。

宫教授和儿子发出微微的鼾声，睡得很香。

忽然，一条黑影闪到宫教授房间的门口，一双贼光光的小眼睛从门缝朝里面窥视着……





3 啊,蒙汗药

那条黑影静静地窥视了一会儿,刚要推门,突然走廊里响了一声。黑影身子一抖,踮起脚尖,一纵身倏然离开了。

一只黑猫正驱赶一条花纹蛇,把桌子上的一只搪瓷缸子碰到地上。那条蛇顺着墙根飞快地逃走了,黑猫得意地喵喵叫。

宫克睡到快天亮时迷迷糊糊地下了床,摸索着到走廊上的木制马桶里尿尿。

宫克站到马桶边上,忽见一个黑影闪到门旁,偷偷往里面看。尿了半截的宫克一紧张,心提到嗓子眼,尿竟然没了,他屏住呼吸看着那黑影。

从身形上看,黑影很像那个瘦猴男人。宫克提上裤衩,悄悄把后背贴到墙壁上,一点一点朝门口挪动着脚步。

那个黑影身子一闪进了房间。

宫克赶忙凑到门口,脸贴着门框偷偷往里面看。让他奇怪的是,那条黑影没在房间里停留,身子一纵从窗户跳了出去,还随手把窗户关上了。

宫克急忙回到房间,有一股浓香味扑鼻而来。“爸爸!”他只叫了一声,头就晕了起来,腿一软瘫在地上。





之后,宫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东方泛起一抹朝霞时,胖老板进了宫教授父子的房间,拨拉一下躺在地上的宫克,再拨拉一下睡在床上的宫教授,堆在脸上的肉抖动了两下,说:“谁能逃过我的手心?哼!”

宫教授和宫克真是被蒙汗药熏倒了。

这个旅店真的是个黑店。

胖女人外号叫“一吨半”,是个专干倒卖人口犯罪勾当的家伙。如果有姑娘住到旅店,她就用蒙汗药给迷昏了,然后偷运到镇子外的泣笑谷,卖给人贩子。要是强壮男人,迷昏后也是送到泣笑谷,卖给淘金帮的帮头做苦力。

“快点儿!”胖老板催促着那个瘦猴男人。

瘦猴是一吨半的男人。别看他生得精瘦,可会些武功,特别是轻功很好,不亚于梁山泊的鼓上蚤时迁。他拿出绳子,把宫教授父子捆了,然后用胶条把他们的嘴封住,用黑布把他们的眼睛蒙上,目光斜视着他们说:“老婆,这爷俩挺壮实呢!”

“能卖上个好价钱。”一吨半点燃一支香烟,抽了口说:“夜长梦多,这就动身!”瘦猴儿出去了,不大一会儿外面就响起马达发动声。

一吨半往窗外看了一眼,背起宫教授朝门外走。

瘦猴子回到房间背起宫克,歪歪斜斜地出了屋子。

天亮了,一辆蓝色三轮车行驶在崎岖的山路上。宫教授和宫克躺在车斗里,被一块帆布苫着,不管三轮车怎么颠簸,他们还是昏睡着。

约摸走了两个小时,泣笑谷到了。

泣笑谷是一条幽深的峡谷,两侧的山峰长满了茂密的树木。山峰顶上笼罩着云雾,给山谷凭添了神秘感。鸟儿在丛林里飞

